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新文学评论



- 文学新势力 / 次仁罗布
- 诗人档案 / 阿翔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 / 陈美兰
- 厦门论坛 / 绕不开的现代性
- 刘醒龙研究专辑 (五)
-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2016 / 1
VOL.5 NO.1

刘醒龙研究专辑(五)

《天行者》:民族灵魂的精神守卫 谭伟平 郑明娥 /85
对现实的“正面强攻”

——从《分享艰难》谈起 易文翔 /90
刘醒龙乡土小说的人文关怀 史月婵 /94
论刘醒龙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陈桃霞 /98
人文关怀与现实观照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刘思含 岳凯华 /106

湖北文坛微观察

写“有意思”的小说

——晓苏新世纪小说审美追求漫议 吴道毅 /110
当代底层情感痛点的人道主义之殇

——论晓苏油菜坡系列短篇小说 张 敏 张丽军 /114
论晓苏短篇小说中的“巧合” 方 越 /118
民间寻“根” 小说续“源”

——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对小说与民间关系的建构
..... 王胜兰 /124

批评前沿

卖身·卖节·卖血

——陈白露、莆志高与许三观人物之比较
..... 冯 军 宋剑华 /130

中生代批评家的批评理念与实绩

——关于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 王春林 王晓瑜 /138
当代文学批评的本土性建构

——关于樊星《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 陈国和 /143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断裂后的修复

——网络旧体诗坛问卷实录(四)
..... 顾青翎 唐海棠 张子璇 莱 莛 /147
邵瑞彭生平著述与词作考论 王 静 /161

学术交流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1届年会暨“代际写作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
综述 张 顺 鲁 微 /1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七)/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22-7314-1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
第 064122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肖绪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新文学评论

2016/1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作家语录

从传统文学中寻找新的叙事点 次仁罗布 /4

文学新势力·次仁罗布

主持人语 刘大先 /6

感伤的,朴素的,荒诞的:次仁罗布论 方 岩 /7

俗世的慈悲:次仁罗布论 徐 刚 /11

“去传奇化”的“藏地中国”故事

——评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 房 伟 /16

当代藏族生活的原生态书写者

——次仁罗布论 王大鹏 张丽军 /21

诗人档案·阿翔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 /26

眺望时间的消逝 阿 翔 /27

在内心打开诗歌的耳朵

——阿翔访谈 梁雪波 阿 翔 /28

传奇诗,或阿翔的诗传奇 白鹤林 /32

奇境:浅谈阿翔的“拟诗记” 赵 卡 /35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陈美兰

历史理解与历史发现

——陈美兰先生访谈录 陈美兰 汪树东 /37

厦门论坛·绕不开的现代性

主持人语 王 宇 /45

未完成的超越

——《红高粱家族》复仇叙事价值反思 游 澜 /4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游民形象透析 杨运来 /52

新时期女性文本中知识女性的身体病症与性别意识 ... 张欣杰 /58

启蒙·身体·文化保守主义

——从“精神之塔”看王安忆小说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

..... 李婷文 /64

背叛之后如何重构:三位左翼女作家的互文阅读 尹 琴 /75

论须一瓜《第三棵树是和平》中的性别气质与司法伦理建设

..... 周师师 /81

刘醒龙研究专辑(五)

《天行者》:民族灵魂的精神守卫 谭伟平 郑明娥 /85
对现实的“正面强攻”

——从《分享艰难》谈起 易文翔 /90
刘醒龙乡土小说的人文关怀 史月婵 /94
论刘醒龙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陈桃霞 /98
人文关怀与现实观照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刘思含 岳凯华 /106

湖北文坛微观察

写“有意思”的小说

——晓苏新世纪小说审美追求漫议 吴道毅 /110
当代底层情感痛点的人道主义之殇

——论晓苏油菜坡系列短篇小说 张 敏 张丽军 /114
论晓苏短篇小说中的“巧合” 方 越 /118
民间寻“根” 小说续“源”

——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对小说与民间关系的建构
..... 王胜兰 /124

批评前沿

卖身·卖节·卖血

——陈白露、甫志高与许三观人物之比较
..... 冯 军 宋剑华 /130

中生代批评家的批评理念与实绩

——关于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 王春林 王晓瑜 /138
当代文学批评的本土性建构

——关于樊星《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 陈国和 /143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断裂后的修复

——网络旧体诗坛问卷实录(四)
..... 顾青翎 唐海棠 张子璇 茱 萸 /147
邵瑞彭生平著述与词作考论 王 静 /161

学术交流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1届年会暨“代际写作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
综述 张 顺 鲁 微 /1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七)/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22-7314-1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
第 064122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肖绪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朱训集
乔以钢 刘醒龙 李敬泽 吴义勤 何锡章
张 炯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苗得雨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施战军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梁鸿鹰 董之林 蒋守谦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本 朝 王庆生 王彬彬 王春林 王泽龙
朱 水 涌 刘复生 严 辉 杨 扬 杨 彬
杨 晓 帆 李少君 李云雷 李建军 李遇春
何 向 阳 何言宏 汪 政 宋剑华 张 冀
张 永 健 张志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洪治纲 贺仲明 贺桂梅 郭宝亮
黄 永 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有顺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6/1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从传统文学中寻找新的叙事点 次仁罗布 /4

文学新势力·次仁罗布

主持人语 刘大先 /6

感伤的,朴素的,荒诞的:次仁罗布论 方 岩 /7

俗世的慈悲:次仁罗布论 徐 刚 /11

“去传奇化”的“藏地中国”故事

——评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 房 伟 /16

当代藏族生活的原生态书写者

——次仁罗布论 王大鹏 张丽军 /21

诗人档案·阿翔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 /26

眺望时间的消逝 阿 翔 /27

在内心打开诗歌的耳朵

——阿翔访谈 梁雪波 阿 翔 /28

传奇诗,或阿翔的诗传奇 白鹤林 /32

奇境:浅谈阿翔的“拟诗记” 赵 卡 /35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陈美兰

历史理解与历史发现

——陈美兰先生访谈录 陈美兰 汪树东 /37

厦门论坛·绕不开的现代性

主持人语 王 宇 /45

未完成的超越

——《红高粱家族》复仇叙事价值反思 游 澜 /4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游民形象透析 杨运来 /52

新时期女性文本中知识女性的身体病症与性别意识 ... 张欣杰 /58

启蒙·身体·文化保守主义

——从“精神之塔”看王安忆小说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

..... 李婷文 /64

背叛之后如何重构:三位左翼女作家的互文阅读 尹 琴 /75

论须一瓜《第三棵树是和平》中的性别气质与司法伦理建设

..... 周师师 /81

刘醒龙研究专辑(五)

《天行者》:民族灵魂的精神守卫 谭伟平 郑明娥 /85
对现实的“正面强攻”

——从《分享艰难》谈起 易文翔 /90
刘醒龙乡土小说的人文关怀 史月婵 /94
论刘醒龙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陈桃霞 /98
人文关怀与现实观照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刘思含 岳凯华 /106

湖北文坛微观察

写“有意思”的小说

——晓苏新世纪小说审美追求漫议 吴道毅 /110

当代底层情感痛点的人道主义之殇

——论晓苏油菜坡系列短篇小说 张 敏 张丽军 /114
论晓苏短篇小说中的“巧合” 方 越 /118

民间寻“根” 小说续“源”

——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对小说与民间关系的建构
..... 王胜兰 /124

批评前沿

卖身·卖节·卖血

——陈白露、甫志高与许三观人物之比较
..... 冯 军 宋剑华 /130

中生代批评家的批评理念与实绩

——关于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 王春林 王晓瑜 /138
当代文学批评的本土性建构

——关于樊星《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 陈国和 /143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断裂后的修复

——网络旧体诗坛问卷实录(四)
..... 顾青翎 唐海棠 张子璇 茱 萸 /147
邵瑞彭生平著述与词作考论 王 静 /161

学术交流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1届年会暨“代际写作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
综述 张 顺 鲁 微 /1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七)/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622-7314-1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

第 064122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肖绪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 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从传统文学中寻找新的叙事点

◆ 次仁罗布

我幼小的时候,我的保姆给我讲米拉日巴的故事,这故事不仅打掉了当时漫长的时间,还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苦难。可那时只觉得米拉日巴苦,全然不知人世间每个人都要经历各种苦难的历练。直到上了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才醒悟到已经衰老的保姆并不识字,才发现她讲的那些关于米拉日巴的故事里,增添了很多细节和她的爱憎。再后来,发现很多寺院里都供奉着米拉日巴的神像,才清楚了米拉日巴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地位并不是由于他的复仇,而是由于他的宽恕和执著的救赎,这种精神折服了雪域众生的心,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精神的偶像。

之后,学习和接触了很多前辈写的藏语文学作品,我从他们的作品里读出了人世的无常和苦难。《青颈鸟的故事》里,王子却吉尕娃到郊外散心,见到一只死去的杜鹃鸟,他通过夺舍法把自己的魂迁入杜鹃鸟的尸体里。杜鹃鸟复活后飞翔在森林里,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侍臣拉嘎阿拉却心生毒计,趁杜鹃鸟飞远,将自己的魂移入王子的躯体里,再处理掉自己的肉身跑回了王宫。王子飞回原处,却找不见自己的身体,只能呆在这片森林里。王妃赛桑玛觉察眼前的这个王子既粗鲁又乖戾,觉得事情蹊跷,就偷偷潜出王宫,到森林里寻找却吉尕娃王子。可她寻到的王子已经变成了一只青颈的杜鹃鸟,两人再也无法一起生活,绝望中她遁入了空门。王子终以青颈鸟的身子,为森林中的众兽传法。又如《莲池歌舞》里的黄金蜂和碧玉蜂,它们幸福地生活在一座花园里,但一位仙人告诉她们生死无常,要尽早修行。可两只蜜蜂无法拒绝花园里的美景,逍遥自在地戏耍。有一次,碧玉蜂飞落到莲花心上吸食花蜜。这时,天气突变,狂风四起,阴云密布。莲花闭拢将碧玉蜂囚在花心里,花儿缩到水里将其淹死了。黄金蜂追悔莫及,请来大鹏和青蛙救助,但为时已晚。黄金蜂带着悲伤的心情,去寻找得道的法。其他还

有《米拉日巴传》、《朗萨雯波》、《赤梅袈裟》、《六青年的故事》等,这些文学作品无不宣扬这种思想,使其成为元明时期到近代藏族文学的一个精神内核。

不仅文学作品是这样,藏族的音乐里也飘荡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从旋律到歌词,弥漫着伤感的情愫,听过之后那凄婉的东西总在你的心头萦绕,让人无法释怀。走在牧区辽阔的草原上,能听到清丽而缠绵、悠远的山歌,她能让你仰头凝望蔚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站在那里你会感到天地的辽阔和人的渺小;在农区伴着六弦琴吟唱的是低缓却又反复的民歌,这些歌声里传递的是劳作的艰辛和些许的期望得到满足后的喜悦,不禁让人喟叹这种生存的状态;坐在城市的某个藏餐厅里,典雅又带点舒缓的朗玛歌传过来,歌声会让人的心松弛下来,不再为劳碌和繁忙忧心忡忡。想来这跟生存的环境有关,跟文化背景有关,正是这种因素铸就了藏族悲天悯人的性格。

从文学到音乐充斥着这种感伤,世俗生活中也充盈着这种气氛。“啊!人终归都会死去,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就行了。”“金钱、权利只会平添烦恼,死时什么都带不走。”“人生难得,趁早做一些积德的事情吧。”很多藏族中老年人喜欢说这些话,他们从来不避讳谈论死亡,用死亡来时刻提醒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争取做一名善良的人,一名谦恭的人,一名有敬畏心的人。这样一种警醒而有节制的人生态度,使得藏族人居住的环境周遭很少受到破坏,山清水秀,树木葱茏,人与动物和谐共处。记得曾经有位四川作家来拉萨,在一同进行交流时她说:“来到拉萨让她感触最深的就是街上的那些流浪狗,它们看人的眼睛是平视的。这说明狗很少被人伤害,内心也就没有恐惧了。”当时我们座谈的人全都笑了,因为我们文联单位的院子里,也有七八只流浪狗在游荡,经常有同事拿着火腿肠来喂它们,这些狗也跟着我们跑到茶馆去蹲守。

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成长,我自然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继承了这个衣钵,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里传达这种精神价值。令我惊讶的是,当我阅读森鸥外、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的作品时,一种亲切感会油然而生。他们作品里漫溢的那种恍惚与愁绪,那种忧郁与哀怨,同藏族文学里固有的忧伤气质很契合,这使我坚定了这种创作的方向。无论是之前写的讲述旧西藏没落庄园的《界》,还是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放生羊》,以及以经济大潮席卷农村为背景的《阿米日嘎》,都在努力表现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勇气与担当。

经过多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也有了尝试长篇小说写作的想法,至于写什么当时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直到读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心里渐渐明晰了自己要写什么。

纵观中国当代藏族文学,还没有一个人写过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到改革开放近五十年作为时代背景的呈现普通藏族人命运变迁的长篇小说。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我开始构思《祭语风中》这部小说。经过近三年的查找和阅读资料、走访老人、观看相关照片等,对那段生活有了较感性的认识,心里对完成这部作品也有了底气。

《祭语风中》描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藏族人民,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西藏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那段峥嵘岁月,通过个体命运的起伏,努力形象生动地记录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如平息叛乱、民主改革、中印自卫反击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节点,让读者全面了解西藏高原上发生的一切,同时,意在作品里传达忍耐、担当、忠心、宽容等这些人类固有的高贵品质。为了在小说里较好地表现这些品质,我在小说里引用了米拉日巴大师的故事,通过观照他一生的遭际、心路历程的变化,来映照晋美旺扎每次的精神升华过程,让主线和辅线在故事发展中遥相呼应,增加文本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另外一方面,通过晋美旺扎、努白苏、罗扎诺桑等人在时代风云变化中命运的起伏,传递坚守内心和秉持一颗善良心的重要性。唯有如此,人才能活得淡定,活得从容大度。人的幸福并不能以拥有多少物质来衡量,而是以他精神世界的饱满来确定的。在小说故事情节的进程中,我适时地加了一些晋美旺扎与希惟贡嘎尼玛在天葬台上的对话,通过他们谈论的西藏历史事件,让读者了解西

藏历史的纵深度。

在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史上,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优秀作品有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秦文玉的《女活佛》、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等作品,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但《祭语风中》从内容上关注的是另一类人,是在西藏身份很独特的普通僧人。随着地方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他们的命运也被裹挟进去,整个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从寺院逃亡、劳改、还俗、结婚生子,走完了整整一生。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一名老僧人来讲述这段历史,是因为有一次我去了一趟帕崩岗天葬台,坐在坡地廊下的老僧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他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那时我就认定这个老僧就是小说里的主人公,一定要他来讲述这个故事,地点必须在天葬台上。从藏族人的情感来讲,天葬台是很神圣的,是一个人终其一生的最后归宿地,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天葬台也意味着是生命重新去投胎的地方。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把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当做祭祀的语言来讲述给后人听,让她在阳光下,在猎猎的风中消散掉,而我们无须忧伤,无须愤恨,无须眷恋。历史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还会有更多的故事正在生成。

在叙事的手法上,我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因为文学创作必须探索,要拓展新的叙事可能性,以此丰富小说叙事的多样化。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创作《祭语风中》时,小说选择了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讲述的架构。晋美旺扎的故事开展全部使用了第一人称“我”,以他的视角推进小说的发展;米拉日巴的故事却用“您”来开展,这样读者在阅读时更容易将两个故事分开。鉴于米拉日巴大师在藏族人民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故用的是“您”,而没有使用“你”。小说故事推进中,不时地穿插了一些在天葬台上的对话、景物描写等,旨在增强时空的转换,同时让读者了解更多的西藏历史。

《祭语风中》已经正式出版,回想其创作过程,真是充满艰辛,因为题材的敏感、地域的敏感、时间节点的敏感,在写作中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时刻高度警惕着。但愿这部书能留住那段流逝的岁月,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访文学评论

[作者单位:《西藏文学》编辑部]

主持人语

◆ 刘大先

次仁罗布是1965年生人,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仍然是个“新人”。因为较之于同属于60年代生人、年龄相差不是很大的余华、刁斗、格非、北村、苏童、朱文这些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声名远播的作家,次仁的起步要晚一些,他获得较为广泛的知名度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播空间来说,地处文学“中心”之外的西藏“边地”,次仁的被更多人的认知显然会滞后于那些处于媒体活跃、批评家集中区域的作家;从文化差异来说,他更多书写的是藏族文化、宗教与日常题材,这样的题材接受面会窄一些,尽管题材并不能限制思想或精神探索的深度,但无疑文化差异性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理解难度;从文本形式与技法而言,他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西藏这一极具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但他并没有刻意营造某种夺人眼目的话题,或者给自己塑造一种高辨识度的logo,这自然很难引起他人言说的欲望……

当然,这些其实在次仁本人那里可能都不是问题,因为他有耐心。他的作品叙事节奏总是不急不躁,语调总是不疾不徐,哪怕抒情的时候也有着平静宁和的态度,偶尔议论也保持了公允与温和。我并不能证实,但我猜想这种从容自如的姿态,跟他所生身与养成的藏族文化传统与氛围应该有着关联。我有个藏族同事丹珍草曾经跟我半开玩笑地说藏族人的时间观:为什么我们什么事看上去都完全不着急呢,真正开始做一件事情往往比计划或预先商定的时间要晚一些,甚至拖延很久?那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今世做不完的事情,还有来世,确实用不着心急火燎的。时间观的不同其实是“认知范型”的一个侧面,所以丹珍草的戏言,倒是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它提醒我意识到可能某些文化的“小传统”,并没有被现代性的激流所完全裹挟,即便在文化的外层可能早已与时偕行、随俗而化,但其核心区还保留着那些我们称之为文化“独特性”的东西。没有这种东

西,一种传统便无以树立。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表述、思想观念、精神取向、审美趣味应该葆有一种基本的包容与宽厚,而不能以某种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所有参差不齐的多样性存在。

我最初见到次仁罗布是2009年9月12日《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创刊座谈会,匆匆聊了几句,此后也没有再联系过。2011年末在写一篇论文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他写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小说《神授》,我认为那是当年藏族作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今年8月,我参加《芳草》杂志与《西藏文学》合办的“中国故事:21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会议,在拉萨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正好五十岁的次仁外貌看上去与六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样子。也许,内在的祥和与内心外化在外表上?因为任何一个与次仁罗布接触多一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谦卑、虔诚与柔和。

这种内在也很自然地体现在他的写作中。藏地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脉,卫藏、安多、康巴三大藏区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汉语与藏语双语写作系统,经过70多年的发展,从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到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和《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色波的《圆形日子》,再到阿来的《尘埃落定》、梅卓的《太阳部落》,新世纪以来更是形成了集束式的作家群体,如达真、尼玛潘多、格绒追美、泽仁达娃、万玛才旦、龙仁青、列美平措、江洋才让、扎西才让、严英秀、索木东、王小忠等。在这几代藏族作家中,次仁罗布是新世纪以来成就突出的一位,长篇近作《祭语风中》的英文版已经在翻译中。相信本辑中方岩、徐刚、房伟、张丽军、王大鹏等新锐批评家的评论文章应该对那些不太了解次仁罗布创作的读者们认识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有所助益。【刘大先评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感伤的,朴素的,荒诞的:次仁罗布论

◆ 方 岩

“我发现藏族文学跟日本文学有个共通的地方,那是一种忧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弥漫在血液和骨子里的浓浓的愁:世界不完美、人生就是缺憾、世界是荒诞的、爱情会死去、一切皆无常。”^①次仁罗布在谈及阅读对他创作的影响时曾如是说。这句话既可被视为次仁罗布在创作上的审美追求,也可被视为他的创作在整体上已经展现的基本特征。尽管次仁罗布常常在创作谈或访谈中以一种非常谦逊、低调的态度谈论自身的写作,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他没有那些夸夸其谈令人生厌的写作宣言,也没有沾沾自喜歪曲附会的大师情结,他方能以自然、朴素的态度去讲述那些缺憾和无常的故事。这些故事甚少大起大落的悲痛或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有些甚至近似“无事的悲哀”,却感伤而荒诞。这伤感并非源自现实生活中偶然的不如意,而是无法抵抗人世无常的宿命之后的日常的忧伤,这种感伤成为人世的一种底色;这荒诞亦非超出现实运行逻辑之外的荒谬事态,而是宗教愿景观照下的日常的尴尬和困窘,这是庸常人生的另一种底色。

向往牧区之外的生活,于是随着康巴商人去了拉萨,而船夫却始终固守河边摆渡为生。严格说来,这个故事在汉语文学史中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一条长河的两岸,一边是封闭的前现代乡村,一边是现代性文明。稍显不同的是,次仁罗布并非刻意强调两种文明的碰撞,而是始终用宗教的坚守来观望现代性文明的虚妄。这是绵延于次仁罗布此后创作的基调。

……怜悯悄悄地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病女人感到了再生的希望。怀着崇敬和虔诚的心等待的只有壮汉和老太婆。

“是的。船夫说的对。要是没有船夫,我们会滞留在江对岸的。”这是壮汉的声音。老太婆紧跟着说:“是啊船夫。你熟知这江水的脾性,你才能引我们过江。”

忘记了吗?或许。人们只有到了渡口焦急地等待时才会想起衰弱的船夫。

这些写实细节充满暗示,他们所提醒的是,这些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人们,或许会在现代性文明的困顿中想起宗教的眷顾。这种苍凉的宿命感或许正是次仁罗布所试图表达的。

1992年,次仁罗布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了处女作《罗孜的船夫》,截至2005年,共有8部短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问世。对于这个时期的创作,次仁罗布自称:“最初的创作,只是业余写作,是为了娱乐。有时候,一两年都没有写过一个字。真正把创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是从2005年开始的。我想从那时起我已逐渐地摆脱‘低产’了。”^②坦率地说,这个创作量并不“低产”,而这些作品的水准也并不“业余”。

这部小说对于次仁罗布自身的创作历程而言也极具象征意义。正如船夫的女儿向往乡村之外的世界,根据次仁罗布的自述,正是汉语阅读为其继续写作提供了动力和可能性。从其“业余”时期的整个创作历程来看,在《罗孜的船夫》之后,次仁罗布开始在叙事过程中尝试引入更多技巧。在《前方有人等她》(《西藏文学》2004年第4期)、《雨季》(《西藏文学》2005年第2期)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重叙述视角、叙述时序的错置等常见的现代主义叙述技巧已经被次仁罗

处女作《罗孜的船长》的故事很简单:船夫的女儿

布较为娴熟地运用。与此同时,历史变迁、社会进程等更为开阔的视野进入了这些带有宗教意味的朴素的故事。《焚》(《西藏文学》2000年第4期)、《尘网》(《西藏文学》2003年第4期)则代表了次仁罗布的另外一种尝试,这些作品淡化了区域性和民族背景,更类似于带有“普适性”意味的世情小说。这些尝试表明,为了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小说家,次仁罗布一直在写作观念、主题范围、叙述技巧等层面不断挖掘自身的潜能。

三

继续谈论次仁罗布的作品,需要直面一个基本问题:在汉语文化体系中成长的读者如何面对一个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坦率地说,汉语对次仁罗布而言无疑是一门“外语”,但他又屡次强调汉语阅读对他写作的重要性:

汉语学到高中就停了,大学里攻读的是藏文。记忆中,当时文学名著翻译成藏文的屈指可数,只能借助汉文来阅读名著。那时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用不熟练的汉语试着写作品……^③

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成几个层面来讨论。首先,虽说藏族是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就藏文化及其所依凭的藏传佛教的实际影响力而言,我们难以以“少数”来淡化其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相对于主流汉文化圈的异质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次仁罗布的创作是一种跨文化写作。其次,当次仁罗布的写作进入汉语阅读/批评视野时,难免会遭遇汉语言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史教育所塑造的审美价值体系和价值判断框架的诘问。这是我们评价次仁罗布时面临的客观事实。所以,当我谈到次仁罗布的处女作所处理的经验、主题在汉语言文学史中并不新鲜时,或者根据他的自述提及汉语阅读对他的影响时,我仅仅是在陈述一种事实,而极力避免相关判断引发出汉文化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的嫌疑。再者,前述的客观事实亦是评价次仁罗布时始终面临的局限。这个局限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如果想要更为深入地讨论次仁罗布,需要考虑次仁罗布的写作之于藏文化/藏语写作的意义。只有在藏文化、汉文化双重文化背景/语言书写的相互对照中,方能更为全面地讨论次仁罗布的意义。而这一点恰恰是像我这样的对藏文化了解不

多的读者所难以克服的。其二,基于当下文学史叙述、文学史教育的思维惯性,当代批评在面对像次仁罗布这样的非汉族作家时,常常会把所谓“民族特色”作为讨论的重点。只是这种谈论大部分时候停留于文化表现的差异性层面,而无法进入深层文化心理的梳理。这种流于表面夸夸其谈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后殖民视角”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不自觉地挪用,因为正是汉文化的文化优越感及其背后强势的物质支配力量在潜意识中支撑着这种批评思维。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谈论次仁罗布所面临的瓶颈而又无法突破的话,那么我们最好将议题限定于可控的范围内:在无法更进一步深入讨论藏文化的特殊性的情况下,有必要淡化次仁罗布的藏族身份,暂时将其视为汉语作家。在论述其与当代主流汉语写作的共通之处的基础上,进而谈论其对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和贡献。支持这种思路的主要的依据在于,次仁罗布迄今为止的整个创作历程与新时期以来诸多主流作家的成长历程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我上到初中的时候“文革”结束不久,读过一些红色经典的作品,其中《林海雪原》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我在西藏大学藏文系学习时,有个从内地来的朋友给我借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集,这些诗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我不能自持地拿起笔开始模仿着写诗。这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

……我在西藏邮电学校教书,期间一次偶然的……于是创作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时任《西藏文学》主编的李佳俊老师对这篇小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而使我有了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勇气和信心。

……之后,我遇到了《西藏文学》的编辑及评论家唐仕君先生,是他让我懂得了对小说主题的挖掘和文字节奏的把握及其叙述结构的关注(他让我背诵莫泊桑和契科夫、鲁迅等人的短篇小说)。唐仕君对我的意义就是让我懂得了文学的最基本常识。

……再后来,我被调到西藏日报社汉编部工作……汉编部的葛卫平主任对于我文字表述能力的提高帮助极大。

……已故著名作家加央西热老师,正是在他的极力举荐下,我才有机会调到西藏文联。在文联工作,自己有了了一定的时间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我喜欢海明威、福克纳、雷蒙德·卡佛、纳博科夫等人的作品。在中国我喜欢莫言对叙事可能性进行的探索,喜欢阎连科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喜欢余华的简洁和零度写作。通过阅读这些优秀作家的作品,从中学到了小说的结构、文字的运用、细节的铺设、主题的呈现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到了我的创作。^⑤

……直到2004年被西藏作家协会派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第四届高级研讨班,才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也知道了文学的担当,对文学的热情又一次被激发了出来。^⑥

我之所以大段地引用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引文大致勾勒出了次仁罗布与引文中提及的那些1980年代以来成名的重要作家在文学成长之路上的相似性:最初的文学印象来自对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的阅读;在接触西方作品之后萌生文学创作的冲动并付诸实践;在发表第一篇作品前后得到文学前辈的青睐;在文学前辈的扶持和指导下,开始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文学训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广泛地阅读中外经典作品,并在写作中实践各种技巧和方法;与此同时,调入文化机构,有了较为充裕的阅读和写作时间,开始写出较为成熟的作品,并在此期间不断地接受权威文学机构的培训。稍显不同的是,次仁罗布要晚于这些作家十数年,或者说在次仁罗布开始创作时,这些作家已经开始被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史教育进行“经典化”,并构成了次仁罗布的写作资源。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不仅在于较为具体的个人原因,如年龄、禀赋、机遇等,而且还因为文化传播从中心到边缘的滞后性,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次仁罗布与这些汉语作家的相似性谈起。此外,次仁罗布在谈及创作历程和创作诉求时,强调的亦是普适性和共通性而非特殊性,如其所言: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创作,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要反映普世价值,赞扬人性的伟大,揭示苦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因为这些可贵的品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贯穿始终,成为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基石。作为一名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给读者构建一个价值系统,即坚韧与勇敢、包容与和谐、耐劳与牺牲、怜悯与荣誉等。用这些人类原本拥有的闪光品性,去感化读者、唤醒读者,使人们看到生存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些构筑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⑦

坦率地说,在当下文坛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作家们把大师、“与世界接轨”和各种理论话语统统塞进各种采访和创作谈,像次仁罗布这样谈论朴素的常识倒是显得弥足珍贵。事实上,次仁罗布也正是将这一点贯穿于他的创作中。

四

短篇小说《杀手》(《西藏文学》2006年第4期)的发表为次仁罗布带来了更多的关注。这部作品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我”是长途汽车司机,在路上捎带了一位要报杀父之仇的康巴人,他在返程的路上,想去看看结果。发现仇家还活着的时候,我竟替那个康巴人完成了复仇。小说的最后一段是:

醒来外面阳光灿烂,白花花太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想:该下车换轮胎了。

很显然,这只是一个梦。一个关于宽恕与复仇的故事,在次仁罗布的冷静的叙述中以虚实交错的形式被呈现出来。《杀手》大体预示了此后的次仁罗布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特点。这些小说构思精巧,具有强烈的叙事实验色彩。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些短篇是对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们的模仿与致敬。不可否认,次仁罗布一直在通过短篇小说来探索叙事的多能性,但是这些短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的平衡和妥帖程度上,要比那些作家出色得多。我们固然可以坚持认为,当年所谓的“先锋”所产生的影响力依然回荡在新世纪文学的上空,但是次仁罗布在先锋文学的脉络里有其自身的贡献:这些精致的小故事,一方面指向一些抽象的道德命题,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维度,这些正是当年的先锋所欠缺的。比如《八廓街》(《黄河文学》2012年第2期)讲述了一个“文革”时的疯女人故事:三十年之后,母亲再听到她的名字时居然疯了。事

实上,小说中并没有提及疯女人发疯的原因,也没有相关细节来提醒母亲与疯女人之间的关系。大量细节的缺失,让整个故事充满诡异、神秘的色彩。它既像是一个暗示宗教里的因果报应的警示小故事,又像是在隐喻历史的幽灵与现实之间关系这样的宏大话题。

《传说》(《民族文学》2009年第9期)也是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短篇小说。在酒馆里夜夜醉酒的老头说他佩戴的金刚杵是活佛赠予的,可以佑护他刀枪不入,而“我”佩戴着老头的金刚杵参加斗殴时却死于非命,原因竟是:歹徒在拔刀相向前,先去女厕所找了一个带血的卫生巾在刀刃上擦了一下。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次仁罗布在叙述的过程中穿插了很多与金刚杵有关的传说,宗教的光芒在其中熠熠闪光,然而现实污秽的突然降临,又颠覆了前述种种的努力和已经产生的叙事效果,并产生了反讽的意味。于是,宗教、历史和现实之间紧张的角力让这部小说的意图显得暧昧起来。

五

随着次仁罗布小说技艺的日益成熟,他在创作中对社会/历史维度中带有普世性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向纵深处挖掘。《神授》(《民族文学》2011年第1期)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放牧少年亚尔杰被神选中成为说唱人,“要在世间传播格萨尔王的功绩”。当亚尔杰声名远扬时,他被接到研究所里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开始了每天对着录音机说唱的职业生涯。这部小说在魔幻与世俗来回切换的叙事氛围中,展示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祛魅的过程,且这过程以一种荒谬的形式呈现出来:宗教、神性被当做知识、学科甚至是产业被日益重视,却是以远离人类日常生活为代价。读完这个故事再回到小说的开头:

神兵天将骑着雪白的骏马,从云层里奔驰下来,
旌旗招展,浩浩荡荡,要把色尖草原搅个天翻地覆。
这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发生的事。

它看上去像是神话的开始,是神性降临的时刻。然而,当故事的发展走向与其相反的方向时,“神授”便散发出强烈的反讽意味,它宣布的是“世俗神话”的诞生。毕竟1979年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开始的年份。

《曲郭山上的雪》(《中国作家》2011年第7期)则体现了次仁罗布更大的“野心”。藏区的一个小村庄里的人们先后观看了一部电影《2012》,这部电影来自一个外出打工青年带回的DVD。他们相信电影中那些事情必然会发生,于是陆陆续续地停止劳作,并开始盘算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次仁罗布通过一部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化浪潮和闭塞的乡村之间建立了关联。很显然,与影像如何迷惑、塑造人的想象这样老生常谈的话题相比,次仁罗布思考的重心是,全球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借助强大的现代传媒技术对每个人的思维、想象和判断造成一种同质化的规训。这是一个超出区域、种族、经济、文化区隔的普遍性问题。或许这个故事还稍显单薄,然而它却显示了次仁罗布在写作视野和思考深度上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

此外,像《言述之惑》(《边疆文学》2012年第2期)、《兽医罗布》(《时代文学》2014年第9期)这样的作品展现了次仁罗布创作的另一种面相,即他在社会批判、历史批判层面所表现出的锐气,前者涉及政治宣传之于历史叙述的干扰,后者则触及了人性与制度的冲突。此类作品虽然较少,但是却可能成为次仁罗布创作的新领地。 **彭立文学评论**

注释:

- ①次仁罗布:《扎根大地 书写人性》,《时代文学》2014年第9期(上半月号)。
- ②胡沛萍、次仁罗布:《文学,今人驰骋——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访谈录》,《西藏文学》2011年第6期。
- ③次仁罗布:《文学的魅力》,《文艺报》2010年10月26日。
- ④次仁罗布的最新作品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芳草》2015年第3期)。限于议题和篇幅,本文只讨论除此之外的其余作品。
- ⑤胡沛萍、次仁罗布:《文学,今人驰骋——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访谈录》,《西藏文学》2011年第6期。
- ⑥次仁罗布:《扎根大地 书写人性》,《时代文学》2014年第9期(上半月号)。
- ⑦次仁罗布:《文学的魅力》,《文艺报》2010年10月26日。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

俗世的慈悲：次仁罗布论

◆ 徐 刚

次仁罗布的小说总是令人惊叹，不长的篇幅却充盈着一股脉脉的温情，倾注了人性深处的坚韧和高贵。作为一位声名卓著的“灵魂的歌者”，次仁罗布的故事温婉平实，难见耸人听闻的元素，即便聚焦于世俗苦难的悲痛与喧嚣，也是力图在痛定之后的超脱和神性的意义上彰显一种淡然和悲悯的情怀。他的小说早已超越了社会批判和苦难叙事的界限，于世俗生活中体味人性的隐忍和慈悲，进而在一片暖意与敬畏的激荡中，抵达叙述所具有的宗教情怀与形而上意义，由此折射出难得一见的神性光辉。

作为一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努力表现藏族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但他从来不愿流于表层，而是深入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竭力在现代文明冲击的震荡中诠释信仰的宁静与笃定。从外在来看，他的作品深谙现代小说的形式技巧与叙事风格，但其内在的营造与建构才更见功力，深邃沉潜的笔墨也在不经意间接续了藏民族文学的传统，用作者的话说，是要“服从灵魂深处的召唤，为使命去写作，而不是为了迎合和自身的利益”，他就这样以其人性深处的悲悯和高贵，照亮这个物欲的时代。

细读次仁罗布的作品，似乎可以发现他对历史的发展，对我们称为“进步”的东西几乎有着天然的警惕。而他的作品也总是执着于新与旧、愚昧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荡和撕扯。他早期的诸多小说就是在书写市场经济的席卷所造成的传统人伦秩序的溃散。比如乡村小镇的最初变化，那些无声无息的时代变迁便在《笛手次塔》^①中悄然呈现。小说中，主人公次塔的发迹史令人感慨，他通过个人奋斗成了致富能手，进而带动了镇子的变化，但由此产生的新的失落则更加令

人困扰。如小说所言，“镇子里现在看不到犀鸟了”，“镇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挣钱去了，好多地都荒废了”。而更为可怕的无疑是人伦关系的淡漠。这种淡漠所造成的震惊，在其1992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罗孜的船夫》中便有着深切呈现。在这个城乡对峙的故事中，孤独而卑微的船夫满以为随康巴商人出走的女儿在离开单调的河岸之后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一切都早已改变，城市目迷五色的生活扰乱了他们的心智。随后，不甘心的船夫终于有了自己那段屈辱的拉萨体验，这无疑是他命定的沮丧经历。在次仁罗布笔下，拉萨虽有万人朝拜的大昭寺，代表着虔诚的信仰所在，却也依然是被世俗玷污的地方，过分的商业化让人不寒而栗。不过令人稍感快慰的是，在对于城市的恶心、痛恨与绝望之后，船夫返回了他最初出发的地方，他深知自己的归宿在僻静的罗孜，而非繁华的拉萨。这种对于城市的警惕，也主宰了他此后小说的情感基调。例如我们在《焚》^②中所看到的，便是城市的孤独与颓废，以及随处可见的庸俗的婚外情和无所担当的男人们。而另一个作品《前方有人等她》^③则写出了老一辈的淳朴和子女一辈的堕落，以及传统的不可挽回的逝去。

在此值得重点提及的，当然是那篇声名卓著的《阿米日嘎》^④。小说戏剧性地展现了然堆村一头美国种牛的出现，所打开的引发人们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在此，嫉妒、猜疑和愤恨弥散开来，直到种牛死亡，矛盾妥善解决，村民才重返善良、仁慈的内心。小说运用的是一个侦探故事的结构，其形式具有十足的先锋意味，它是以几个关键人物证词的方式展开的，从而通过种牛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动声色地呈现世道人心。小说虽以探案为名，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揭示究竟谁是毒害种牛的凶手，事实上，叙事者对于真相的揭示，包括最后对于问题的解决，也都在竭力调和一种显而易见的伦理困境，

但于小说而言,世俗欲望里人性的变化已然呈现,作者也极为成功地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席卷而来时,它给旧有的生活秩序带来的巨大冲击。

《曲郭山上的雪》^⑤看上去就是一幕简单的社会讽刺剧,调侃人们的愚昧与轻信,背后却也分明潜藏着一种深切的文化忧虑感。小说以贡觉大爷拒绝参加开耕试犁为悬疑展开故事,引出曲郭山上的雪开始融化的叙事线索,让人误以为小说所导向的是难得一见的生态主题。然而,此后谜底的揭示多少有些让人大跌眼镜。这背后的焦虑竟然只是源于一部名为《2012》的美国电影,善良的人们居然将灾难电影信以为真,轻信了地球毁灭的传言,而早早消极地放弃了此在的生活。这当然只是平常生活的意外插曲,然而这虚惊一场的罪魁,却也分明标示着一种文化殖民的忧虑。它表征着媒体时代的全面降临,已然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腐蚀他们的精神世界。由此亦可见出作者反讽式的悬疑所标注的社会关切度。

二

次仁罗布的小说常常通过对预感与梦境的描绘,借根植于藏族文化传统中的神话传说,讲述新时代的寓言故事。这类小说多具有民族风格,以其传奇性寄予文本深切的隐喻意义。小说《神授》^⑥中便可以看到迷人的奇幻文学的影子,这不啻是一部通俗版本的格萨尔王的故事。小说既有现实场景的力度,又有扑朔迷离的神性烛照,在亦真亦幻的现代民族寓言中开启隐喻的力量,但其所关注的文学主题还是关于草原与城市、信仰和世俗生活的矛盾问题。小说以草原男孩亚尔杰天启般的神授和被丹玛选为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为开端,由此见证拉宗部落惊人的神迹,但小说的重点在于展示这个神话故事的后续发展,即亚尔杰来到拉萨这个现代城市之后的不适与尴尬。在此,时代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草原上现在只有一些上了岁数的人才肯听格萨尔王的故事,年轻人不喜欢听了。他们每天围着电视转,要不到县城的舞厅、酒吧去玩”。尽管神奇的亚尔杰凭借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说唱纪录,但他的内心却极为恐慌和凄然。他不断地感到身心憔悴,不得不回到草原去重新领悟神启。然而神圣的草原如今也已世俗化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

年的那匹狼,草原的守护神,也早已瘦弱不堪,它“每天晚上要在色尖草原上发出凄厉的吼叫,现在它可能找不到食物了”。小说最后只留下了亚尔杰那句绝望的慨叹,“神灵需要安静,他们永远不会再来了”,也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深思。

小说《界》^⑦是有关龙扎谿卡的一则传奇,一个漫长而玄虚的故事。它以多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开了女奴查斯的不幸一生,并借此以虔诚的姿态讲述了信仰和皈依的意义。充满苦难和争斗的尘世,有着太多令人痴迷的虚幻镜像,如小说所言的,“我们的烦恼源于我们的愚昧,愚昧滋生了贪婪、憎恨和无知。呆在远离人群的山坳里,心才能静下来,再潜心修炼的话,我们就会摆脱愚昧,会看清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面对母亲查斯内心的仇恨,儿子多佩以舍身饲虎的自我牺牲,助她脱离了尘世的苦海。这不正是令万千之人得以救赎的终极方式吗?小说的结尾,白发苍苍的查斯,叮叮咣咣地刻着六字箴言,她是在用心雕刻,以求赎回罪孽!为此,这个不幸的女人虽已双眼失明,但内心却无比安详。

次仁罗布的小说是民族的,同时也是超越民族的,他也试图以其神话图式建构起独特的精神理想国。次仁罗布常常在其显见的民族习俗上寄予深切的笔墨,极为用力地展现出灵魂叙事的力量。《放生羊》^⑧描写了藏族老人年扎为救赎爱人的罪孽,使其尽早转世,带领放生羊日复一日地转经、拜佛、祈祷的故事。小说将生者对于逝者的怀念转化为与一只绵羊的相濡以沫,这也就是放生羊这种宗教仪式所具有的情感功能。这是一种决绝的心灵寄托、让生者内心安宁的怆然之举。然而小说中这种令人痛心的情感倾诉,因与绝症者濒死前的最后牵挂紧密相连,而令人感受到无以名状的威严与慈悲。

《叹息灵魂》^⑨是另一篇直面生死问题的小说,它以个人的成长展开,所指向的却是一个终极的灵魂安放的问题。小说引入了作者标志性的倒叙形式,它追溯主人公成长为天葬师的人生坎坷历程。这也是个人成长的故事,裹挟着执意出走的传奇经历,其中不乏命运的偶然所包含的荒诞、人生的坎坷所呈现的苦难与艰辛、难以抗拒的道德承担所指向的信仰的归途、那些无尽的生死繁华,以及到头来最后也是一场空的悲切

与喟叹。

就像人们所说的,生命本身不就是一次修行吗?小说似乎从一开始,就试图在主人公鬼使神差的朝圣之旅与个人的生命体验之间建立起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而那个特殊的职业——天葬师,也不出所料地成为一个被赋予过多神性的词汇。如小说所言,做一名天葬师,意味着对人生认识的根本改变。在此,一种悲悯的情怀也油然而生:人是个多么可怜的动物,一生都被烦恼和欲望折磨,临死却为放不开这尘世而痛苦欲绝。而事实上,如小说所言的,我们每个陷在俗世里的人,都该听一听秃鹫扇动翅膀的声音,那是“亡灵默坐在岩石上喟叹的声音”,因为它“负载着一生的罪孽”。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一次灵魂的洗礼。

《传说》^⑩里借强久老头之口讲述的金刚杵刀枪不入的故事,也属于纯粹意义上的传奇,这里显然包含着奇门遁甲的神力,而诸如金刚箍之类“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荒诞故事,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宣教色彩,而徒具传奇故事的趣味性和朴素的吸引力。《德刹》^⑪亦可见出次仁罗布小说技艺的纯熟,极短的篇幅却详尽描述了德刹这群浪荡僧人惨烈的战斗场面,错综的叙事中耐心展开的诸多层面,构成了德刹生活的完整世界:对武艺高超的旷世英雄的盲目崇拜与敬仰,为生计所迫的职业选择,随波逐流的浪荡的战斗,杀人之后的快感与惶惑,以及执迷不悟的自我毁灭。

三

次仁罗布的大多数小说看起来都显得过于抽象而纯粹,他永远不会在可能的社会历史层面做过多的停留,而是直接切入故事,用近乎古典的小说方式“素描”人物,进而在人物与世界的单纯关系中审视人性的一抹亮色。小说《沙棘林》^⑫的情节极为简单,简单得近乎一个纯粹的寓言。小说所设置的自然灾害抽离了任何可能的社会历史背景,而那荒凉的原野上无休止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则似乎指向一种现实的隐喻性。正是这个每年都要“折磨我们八九个月的时间”的风,让那日渐荒凉的没有一线生机的原野变得更加恶劣。而这一切也都源于那场夺走了父亲生命也卷走大地养料的洪灾,更令人恼怒的是,灾难之后,“留下了贫瘠的灰土,再不会长出树来,也不会有草了”。年轻的普布

将毕生都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她是生命的废坏与坚韧的见证,而在她身后,孩子达瓦,则犹如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的沙棘林一样,成了生命的唯一希望。

次仁罗布也极为擅长塑造人物,在讲述故事中把握节奏,叙述的展开极为自然而妥帖,看似毫无用心却恰到好处。究其实质,《兽医罗布》^⑬是要塑造罗布这个典型的英雄人物。然而小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令人欣然接受这位普通人物的“丰功伟绩”。显然,过去我们所熟知的那套话语体系早已失效,在这个齐声呼唤“最真实的人”的时代,兽医罗布乐于助人、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毕竟,“在一个忘却的时代里谈论死者,的确是一件困难和不恭的事”。倘若小说里的罗布过于纯粹,纯粹得没有一丝缝隙,便让人有点索然无味,事实上,我们倒是真的情愿他没能彻底“脱离低级趣味”。于是在小说的开头,两个女人的率先出场,以及由此所设置的情感纠葛,便确凿地有些“混淆视听”的意思。当然,我们也见惯了那些“欲扬先抑”的把戏,为了迎接即将出场的“英雄人物”,这样的方式极为朴拙,甚至多少显得有些过时,但也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就随后所能预料的叙述来看,它有效地消解了故事中罗布艰辛的奉献所具有的悲情色彩,既突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感”,也杜绝了一味地正面塑造所必然裹挟的单调感,从而让读者获得了更为醇厚的情感张力。

《言述之惑》^⑭同样探讨的是如何塑造英雄、书写英雄的困惑。小说里的英雄加布,正是在过去时代有关阶级和压迫的话语方式中诞生的,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身上显然存在着诸多可疑之处。于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历史书写惯性下,加布的丰富与复杂便不出所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生性放荡、和许多女人偷情的猥琐男人,正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才成了主流叙述中万人景仰的英雄。在这个小说中,历史的困惑并不是要指向一个可鄙的“解构”过程,将过去的“英雄”还原成面目可憎的地痞无赖,而是在看似嘲笑却无比虔敬的叙述中抵达一个更加丰富的人性真相。人物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因而言述的困惑在于如何呈现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而非在坚定的语调中了无生气的单面人。

在次仁罗布近期的小说中,具有民族风情的地域